圆桌讨论：深度剖析西方话语陷阱，警惕西方带有政治目的的渗透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9-02[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3217&idx=1&sn=648209bc96c1252e74f29b15dce0cd81&chksm=8bb06590bcc7ec86a70e62c3da5d871178dd5a1e5861882bed8575c14339f3447d6baf93ad13&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3)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老师和范勇鹏老师带着大家一起破解了西方的常用的话语体系当中的一些概念，也特别给大家解剖了这个NGO（非政府组织）。可能我们的观众就想问一个问题，身边可能也会看到一些NGO的组织，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怎么去把握它？

**警惕西方NGO带有**

**政治目的的渗透！**

张维为：非政府组织现在在中国，在中国文化中，我觉得挺好，它就是一些事情是政府想做而做不了的，结果交给社会去做，反而做得更好。

主持人何婕：它可以帮忙来做。

张维为：比方说我们购买社会服务，往往是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但是我们要警惕什么呢？就是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通过“公民社会”要制造对立，然后支持一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对我们的渗透非常厉害，（西方的）女权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特别多，扶贫，科普（组织）等等，它们是真的带有政治目的。**（西方的NGO）最大的特点，跟中国自己的NGO不一样，它是要制造动乱，是要制造分裂，是要制造对抗，你只要抓住这个特点，你可以直觉地怀疑这是西方支持的。**

主持人何婕：嗯，您刚说了它是带有政治目的的。需要大家去辨别。但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带着大家去条分缕析，去追溯的话，恐怕一般人发现不了。

范勇鹏：对，非政府组织我觉得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对我们迷惑性非常强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个现代事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新鲜，我们早就有。非政府就是说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之下，社会里边自发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实想想我们古代先秦的墨家、战国的四公子，包括我们两千年来各种农民战争、农民起义背后，有私盐贩子，有烧炭工，有矿工，比如石达开是矿工，杨秀清是烧炭工，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为什么非政府组织不发达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我们看欧洲历史上，西方特别发达，这个非政府组织，为什么？因为它很少拥有一种大规模的集权的一个政府组织，很多事情要交给社会来做，所以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文艺、宗教、行会、行业，甚至地区，各个领域都会形成自己的自组织结构。它也有它的好处，能够帮助维持某种程度的秩序。但是如果有一个发达的政府组织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比如你看在西方的新冠疫情里边，那些教会组织、那些慈善基金会，我们发现它起什么作用了吗？基本上看不到。

主持人何婕：它解决不了决定性的问题。

范勇鹏：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非政府组织有一种辩证的看法，一方面它对政府它是一个补充，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它有一些先天的问题。第一，非政府组织特别会容易变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为它总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的，它就会代表我这一部分人利益，争取的是一种私利。**在“七一”讲话里边，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和任何特权利益阶层的利益，说明我们是一个什么？

主持人何婕：叫整体利益党。

范勇鹏：整体利益党的这样一个集团，而不是某一个部分利益的这样一个代表者。所以从这儿看，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它的多党制其实内在是有逻辑的关联的。**第二点就是绝大多数的这种非政府组织最后都不甘心于只搞自己的业务，最后大多数会演变成政治活动。**结果就是一部分精英在里边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在选举政治里边，它就摇身一变，去投身政治的这样一个门票了，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的初心。

主持人何婕：这个也就是特别需要大家警惕的一点。也是跟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那种从西方渗透过来的带有政治目的的这个所谓的NGO。

张维为：最近这个“回形针”事件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我们大家都没有特别关注，它就是以科普的名义。背后是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他就说中国人都吃肉，吃多了之后，最终导致气候变暖，导致巴西热带雨林的消失，也就是你要少吃肉，不是限制其它国家，限制中国人，诸如此类的。

主持人何婕：看上去是不经意地抛出了一个观点，但是你仔细去分析，你就发现这个背后它是有谋篇布局的，它不简单。

范勇鹏：对，我再补充一句，概念上讲，这个非政府组织来自于一个词叫Civil Society，就张老师讲的“公民社会”，或者翻译成“市民社会”。这个词最早提出来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不同于国家的一个完全私人的空间，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边，这个词含义变了，变成一种社会组织了。这个社会组织它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有一块空间，你政府不得介入，但是，我在里边可以搞政治，把公权力给推出去，然后自己搞权力，实际上这个权力最后是为了什么？肯定不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记住这一条，就能够很容易地破解西方这种非政府组织，或者叫“公民社会”的这种伪概念，它带来的这种忽悠。

主持人何婕：我们以往在破解“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传统的西方话语体系里面的重要概念比较多，像这个“公民社会”可能大家觉得还比较新鲜，尤其是NGO，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去看清楚。

范勇鹏：一方面要识破它，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我们的人民组织，然后我们把很多社会功能承担起来，就把这个真空地带给填满了，就不会出现这种真空地带被不断侵入的这样一种状态。

张维为：你看我们包括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的时候，大量的民间的自发的组织去奔赴灾区的，这是我叫“人民社会”，不是它的“公民社会”。

**从“自由”开始**

**今天的中国人**

**如何防止西方忽悠？**

主持人何婕：对，包括其实在武汉抗疫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活跃的团体、志愿者的群体，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组织。非常正面。刚才范老师也解构了“自由”这个概念，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的观众朋友，他对您刚刚说的西方的这个“自由”，它的本源如果不了解，然后把这个“自由”就直接拿来用了，后果是什么？危害在哪里？

范勇鹏：对，这个危害确实很大，因为我们也用自由这样的概念。

主持人何婕：听上去好像同样都是这两个字。

范勇鹏：对，听上去一样的，法治、人权我们都用，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用的这些概念，前边都有一个隐藏掉的一个默认的定语，叫社会主义，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法治，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主义”四个字给忘掉了，我们讲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法治、抽象的人权，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主流的价值观完全解构掉了，我们辛辛苦苦70年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的这样一套东西会被从根子上给颠覆掉，那么我们就会回到一种市场自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们在使用概念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张维为：西方它因为相对处于话语比较强势的地位，所以某些概念被它先注册了。

主持人何婕：感觉像优先使用了一样。

张维为：所以有时候在话语交锋中，我是提出过一个办法，因为西方它喜欢玩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我们就把它适度具体化，比方你说“民主”，你告诉我什么样的民主，是美国的民主吗？美国还是民主吗？美国是资本的民主，对不对？那么“自由”，你指什么自由？是美国可以随时买枪、购枪、用枪的自由吗？适度地具体化。这样很多问题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了，因为资本“自由”它是非常具体的，你这样一具体化就非常明显。

主持人何婕：我觉得张老师提供这个方法特别管用，就是当它用一套抽象的，让你眼花缭乱的，听上去像真的一样的概念，来跟你谈的时候，你把它具象化，跟具体的事例一挂钩，你就会发现，可能经不起追问。您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美国的这个控枪问题。您可以再跟大家深入谈谈，它每年那么多的枪击案，怎么着就把它的这个眼花缭乱的概念给击破了呢？

**美式忽悠：**

**高呼控枪之时,仍旧让子弹飞**

张维为：刚才勇鹏讲的，（美国枪械自由）是野蛮文化残留下来的东西。当时美国就是没有公权力，警察都没有，然后就每个人靠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在美国宪法中都载入这么一个条款了，然后到现在呢，它符合既得利益，符合军工集团的利益，符合美国步枪协会的利益等等等等，永远废不了它，因为它宪法修改太难了，所以就是它今天的这个困境。但是它是以“自由”的名义把它弄得冠冕堂皇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虚伪的，我觉得这是严重损坏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真正的权益。只是美国媒体操纵下，老百姓看不到这个简单的真相，但谁都知道，你晚上是不能随便出去的，饭后是不能随便散步的，饭后散步在美国是很大的奢侈，最基本的人权没有保护到，但强调单独这么一个自由，非常荒谬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跟美国学者理论，我觉得他们没有道理的。

范勇鹏：说到这儿，**控枪的问题，我觉得跟咱们刚才讨论的这NGO，政府组织不足，所以要靠这种非政府组织来补充，其实是有关系的，同一个逻辑。**现在这个枪支的泛滥，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司法判例，就是曾经有三位女士在屋子里，歹徒进屋子里，然后她们打电话，打911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转了一圈，没有进来检查就走了，导致这三个女士被侵害。然后这三位女士就起诉，最后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警察没有义务在犯罪发生之前来保护你。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引起了全美（民众）的哗然，然后大家想，政府你没有起到你应有的作用，警察在侵害发生之前是没有保护你的义务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拿枪来保护自己。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失能导致的这么一个结局。

主持人何婕：那你想咱们的人民警察的作用，就是保护老百姓。不管是在侵害的时候，或者在侵害发生之前。

**佛州公寓倒塌悲剧**

**再揭美国体制弊病**

张维为：我老讲美国这个社会，你只要在那生活过，英文叫非常rough，非常粗糙的，就跟这次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公寓倒下来一样，救援队姗姗来迟，十几个小时才到，他完成了各种各样法律义务，他觉得他不违法，实际上法律是个最低的线。来救济的队伍里边也有什么工会，也有什么法律要完成，万一你工伤怎么办？你被伤害怎么办？

主持人何婕：我不能超时服务。我到八点钟要下班，我下班以后再救，你给我加班费吗？

张维为：对，所以我就想，包括我们疫情防控，为什么这么多护士，一下子24小时就召集完，奔赴这个疫区了，在美国、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

主持人何婕：刚才张老师举了这个佛州的公寓倒塌，确实也是观察美国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您刚刚也说破解西方的这些概念，如果用这个案例，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您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破解美国自己，或者说西方包装好的那些概念？

范勇鹏：我就想起来福山了，福山有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说什么叫一个好的制度呢？他提出三个指标，一个叫国家能力，一个叫法治，一个叫责任政府，他认为中国前两者都有，但是你不是一个责任政府。但是你看到疫情、到佛罗里达这个公寓的事件，我们发现其实西方的政府是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

范勇鹏：疫情死了几十万人了，一个官员都没有下台。法国到现在没有一个官员受到惩罚，而我们在比如湖北，有干部受到了处分，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所以福山这个理论等于说像一个回旋镖一样，扔了一圈，最后偏偏打到他自己，小丑竟是我自己，对吧？他说中国没有责任政府，最后发现其实是他自己（的国家）没有责任政府。

张维为：实际上福山讲这个责任制就是四年一次选举，但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每时每刻各种事情都在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都在出现，这个政府反应能力要非常强，然后反应速度要非常快，西方制度真的是过时了，真的是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它反应速度太慢，像特朗普，四年，最后才被选下去，选下去还这么多人支持，这社会一定是病态了。

主持人何婕：那很多观察这个案例的朋友也提供了一种他们的感受，说以往在观察美国一些类似像这种飓风救援或者怎样，好歹也还看到一些比较感人的画面，就现在从这个公寓楼倒塌这个事吧，你看到的就是漫不经心地救援。

张维为：“考古式救援”。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很多网友就不解，就感觉这个画面传递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感觉就是整个政府的漫不经心的状态。

**法治僵化 法条主义下**

**佛州没有等来“美国英雄”**

范勇鹏：你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又想起福山了，刚才我说的那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里边反映的就是典型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在衰败，正在腐朽。就是当年它还能做到的事，到今天都做不到了。比如在“911事件”那个废墟救援的时候，这个消防队员。

主持人何婕：就是毕竟还曾经也做到过。

范勇鹏：曾经还是拼过，努力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明美国这个制度确实在走向非常腐朽的一种状态。另外还有人讲到前些年这些救灾，其实也有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心态变了。过去我们被西方价值观影响，特别被一些“公知”忽悠，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不以为然，不觉得它是反常的，其实美国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像新奥尔良风灾。过了好几天，总统才到天上飞了一圈，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国民警卫队才带着枪开着装甲车到现场，没有人救援，水里漂着尸体没有人捞。再比如说我在加州，我是经历过加州的山火。当时那次那个山火过了一年之后，我看新闻，这个山火的联邦救济法案还在国会里边投票，一年过去了。所以这样的国家，其实我们过去都看到了，我们只不过没有把它当回事而已。

张维为：西方社会的这套表演。

范勇鹏：对，表演。

张维为：这次迈阿密这房子也看出来，一直在表演，你看它救助这么烂，“考古式救援”，然后没有任何人活着救出来，但是记者招待会不停地进行，沉重的表情，对不对？然后献花什么，一整套的仪式，就跟枪伤每天在死人，几百个人死掉，也是一整套仪式，然后政客表示同情、悲伤、谴责，报纸也是发表各种各样评论，但最后第二天枪击继续进行，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次迈阿密对我们也要有点警惕，就是美国这个救援它背后是西方这个法治文化、法治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反映，就是当法治变成一个僵化，叫法条主义之后。

主持人何婕：它反而是一种约束和障碍。

张维为：对，它的基本前提，我只要不违法就行，比方说我这个救援队正常情况下就是干一个小时必须休息一刻钟，如果你比方说要我连着干四个小时，那我们签另外一个合同，付我更多的工资等等，就是类似这样，它全是有法律条文规定的。所以它都照最低的这个标准在做，你知道吗？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有一条，上面是一个大道，就是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其它东西在特殊情况下都是可以递减，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不要放弃。

主持人何婕：我们不要被形式主义的东西，被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约束住了手脚。

张维为：实际上西方这个历史上真正的自由太少，是真正的长期的封建社会，被各种各样的中世纪的法律条文管得严严实实的，在西方法治rule of law，这就像牛顿定律一样，这个law跟定律是一个词，所以只要是法律条文，哪怕是恶法、烂法，只要没有废除，我也必须要执行 。

主持人何婕：他也要遵从。

张维为：嗯，他是有这个传统的。

主持人何婕：所以当我们看上去觉得匪夷所思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看来也已经是习以为常，连个问号都不会画了。您看一说到西方的话语体系，两位嘉宾有很多话要说，因为这个话语体系它是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结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可以聊，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把这个对话的机会留给现场的观众，听听他们的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先举手。这位小朋友，

陈思齐：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陈思齐，目前是一名中学生。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陈思奇：我的问题是，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话语体系，已经造成了像乌克兰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等等一系列的实践上的失败，这个糖衣炮弹危害很大，那么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像NGO、人权、法治、民主，作为他们的核心内容，仍然像一块金字招牌一样，有很多人信？

**西方话语陷阱危害频现**

**为何仍有人被迷惑？**

主持人何婕：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请坐。就明明有那么多典型的事例就放在眼前，为什么大家看不明白，对吧？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西方它虽然整体硬实力在走衰，它有软实力，它还有话语红利，但这个实际上也在下降，因为懂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整个的推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你别简单看这些民主基金会，它也是个产业，下面支持各种各样的机构，我当时在日内瓦工作的时候，我就看见联合国每年都各种人权会，这些人跑龙套，都是这批人，这个会、那个会。

主持人何婕：其实也很熟稔这里头的各项运作，他们是专业的。

张维为：对，一整套专业化的运作，从比方说这个标识、标语、指挥、培训、开会、辩论，怎么做视频，它是一整套的产业链，所以这个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只要有美国，他们还想用这个来颠覆中国、颠覆其它国家，那么它继续利用它的话语红利，还是能够忽悠很多人的，这要实事求是，这个在西方媒体的控制下、洗脑下，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人信这个东西。他们会这样说的，乌克兰不管怎么样，现在是民主化了，总比过去专制要好，经常用这个的。

范勇鹏：我补充两点。**一点，我们还是很“佩服”西方整个的它的思想界、意识形态界出了一批大师，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二战后，不停地进行理论的建构。**就像我刚才讲到洋葱这个比喻，他知道有一些核心的概念对他是很重要的，他在外面不停地进行建构，把它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最后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别人，这样对别人就特别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第二就是利用它的软实力或者叫文化霸权，控制全球的媒体，全球的新闻源，全球的出版，甚至通过各种奖学金、交流项目，通过各种的激励机制，把世界各国的精英，特别是文化精英阶层给驯化，驯化来作为它的“传教士”，来传播它这套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国家几个大资本集团是可以控制几乎所有的媒体的。所以它能够决定你老百姓看到什么，怎么思考问题，世界上是一样的，到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新闻来源，我们的观念来源，就是来自于西方控制的这样一套文化机制，包括好莱坞电影，包括奈飞的网剧，对吧？它都在潜移默化地给你传播这套东西。所以对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观念的网，一般人是非常非常难跳出来的。

**第二点，我补充的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苏联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为什么呢？苏联曾经代表了一种非常进步的一种理念，它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文化体系，它是一个替代的东西，所以给世界人民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改进的希望，但是苏联自身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最后自己失败，这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对世界的进步和民主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挫折。就像丘吉尔说的那句话，说（西方）民主制度是个坏制度，但是你看你没得选，它（相比其它西方制度）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忽悠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觉得我没有选择了，我相信随着中国的成功，我们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给世界人民提供了不同的选项，我觉得是有助于世界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的。

主持人何婕：对，回到呼应刚才小朋友的这个问题，您刚刚也说了，那么多失败的案例就放在眼前，为什么大家看不明白，其实我觉得能看明白的人挺幸福的，就包括连我们这么小的中学生，他都已经能够大概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所以我想，随着我们的观察视野越来越开阔，我们能够把这里头的关联度讲明白的人越来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明白。现在你别以为很多人跟你一样明白，他们还没你明白呢，好，我们再看看这边有没有别的朋友？来，欢迎这位。

兰洁：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兰洁：我叫兰洁，从事金融。那我的问题是，美国未来的政治主力军Z世代大学生群体，在去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是美国有史以来青年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那他们的政治认同是呈现明显的两极化，主体“向左”的趋势。那我想请问两位老师，这对未来中美的关系有哪些影响？“Z世代”对华的话，是否更具有敌意？谢谢。

**美国“Z世代”是否会**

**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主持人何婕：请坐。美国的年轻一代，对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的走向大概是怎样的影响。

张维为：**我看到的就是民调，应该说可能历史上第一次，就是美国年轻人有一半的人，是支持或者同情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多数时间都是贬义词，所以这是很大的变化，年轻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开始觉醒，过去他们很难想象社会主义，现在公开表示支持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美国国内的政治，也可能向另外方向发展.

范勇鹏：对，美国的年轻人现在确实在发生非常严重的分裂。他分裂其实是由政治精英集团引导的，美国现在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是政党分裂、极化。那么它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它的选民也在越来越极化。**随着美国这几年经济也出问题，国际地位也出问题，它内部的一些不解，一些愤怒都体现在这种意识形态上，所以美国现在年轻人高度地分化。**其实我倒觉得不用很担心。他们被民主党的那种假的所谓的左翼的思潮所裹挟，然后最后走向什么？还是搞身份政治，搞族群政治，搞性别政治等等这些小众群体政治，最后导致的结果，美国如果将来“左”的占优势，那么意味着美国社会会越来越分裂，这个国家会走向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没什么可怕的，对吧？如果“右”的，最近几年也有“右”的力量在崛起，包括皮尤研究中心的调研里边也发现，美国在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理想政体的时候，选择军政府，如果这拨人占上风，其实我们也不用害怕，你看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上台之后，没有伤害到中国的时候先伤害到了他自己的联盟体系，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他的意识形态，他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辛辛苦苦搞的那一套东西完全给颠覆掉了。

张维为：范老师这个观点很透彻，美国“左”也好、“右”也好，对中国都有利。

范勇鹏：对，它现在“左”也好、“右”也好，我们只要有定力，就不用担心。所以我觉得可能根本问题不在于美国年轻人怎么样，而是在于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

主持人何婕：我们现场的年轻人怎么样。

范勇鹏：对吧？我们的年轻人只要有定力，有头脑，有智慧，我们坚定地知道国家往哪儿走，我们有信仰，那么将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

主持人何婕：这也再次证明美国现在亟需解决的是它自己的问题。

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解构西方的话语体系，但我有个很大的体会，尤其是从跟观众们的交流来看，100多期节目做下来，现在咱们年轻观众确实思考得更加深刻，同时他们的视野也更加宽阔。我想这是跟整个国家的成就、实力，跟我们的视野开放是有关系的，反过来说，我们越是把西方原来织得密不透风的这套话语体系能够看明白，把它戳进去，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激励我们做事情更加有定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的现场的观众，谢谢大家，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1年08月30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